

祝子志怪錄

祝子志怪錄卷二

哈爾濱市立圖書館長

吳 祝允明伯明撰

楚 陳以聞無與校

腹裂生子

鳳陽府宿州民張真妻王氏有孕當產臍下之右痛不可言凡歷三月億苦委劇成化十七年三月初一日亥時腹之右邊開裂一處產出一男其鼻準中有一黑痣巡按御史周蕃聞之於朝官爲給養以待上命但不知母存亡耳

京師黑青

成化丙申黑青見於京師出沒不定往往從人家屋上過或取物去而偏擾婦女掣髻抱面捫乳戲侮有見其形正如大黑猿累月始沒

訛言

甲辰夏秋間吳中訛言有狐精要取小兒心肝兼能傷人每至晚輒藏兒密處鳴金鼓以備之方傳在城西忽又言在東喧哄不寧予家亦不免隄禦予始以爲訛言已而一姻姬言嘗早起臨街上親見此物身

犬而尾長數尺偃僂路旁溝上見人乃升屋其立也如人忽乃不見

謝老牛

蘇州閶門外上塘楊家以粥油爲業畜一牛行磨凡十八年矣以其老而衰議賣之召一人與商評將成交牛夜見夢於其人曰我施巷謝挑盤也因負楊家債作牛犢還之今旣滿足主人將賣我與官人切勿買也其人夢覺漫不經意而楊氏亦不來召旣數日又夢前牛曰主人明日定召君賣我矣明日買必以

後日殺我固已告官人且與官人無仇債之負分不合事官人官人千萬勿買也又曰我在楊家第四闌中身有白毛頸皮皴破官人當認之言訖墮淚固懇其人許之天明方共歎詫楊氏果來召去縱觀其牛至第四闌宛然夢中所覩者見其人來卽屈雙足於地淚下被面楊大怪之其人因語之故更勸楊勿賣楊亦大爲驚感誓不復賣已而謝氏贖去養之終身時成化十八年春也

老人賣鬼

長洲有某老人者入城赴役天尚未明途中見一羊
疑之曰人家羊夜當收粥者又無人領此必鬼也負
之以行不少置羊哀鳴求釋老人不顧天明視之真
羊也猶牽之行至城中戲言曰人都怕見鬼我今日
乃拾得个鬼可惜無用處且將來賣幾文錢使遂詣
肆賣之得銀五錢晚歸復尋買羊人問之其人云羊
已失所在矣老人以實告而返其銀

葉宗可

葉宗可者不知何許人元末避地淮揚時寇過積屍

滿野宗可晝伏夜行至前途度不能行則因地上抱數屍蔽體至夜分月明下遙見一人來燭籠前導近而視之黃冠也一童子執燭偕至屍傍葉恐懼不敢動黃冠舉燭燭羣屍凡婦人老翁幼稚羸羸殘廢者俱不顧以手提而擲之輕如一葉葉大駭恐及已俄得一壯男子骸體魁碩黃冠細視之有喜色卽解求與之合體抱持對其口呵氣入其咽中良久黃冠氣漸微屍冉冉動俄而欠伸開眼則黃冠已死矣屍遂推黃冠屍於地蹶然起立仍令童子執燭前導飄然

而去趨步蹉跎不知所之

傅澤民夢

封門傅澤民年幾四十無子家有數婢皆不娠謀更置一妾媒媼爲覓得一家女將諧矣其夜夢家中二地神謂之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旣寤字字不忘然不甚讀書不知何謂旦扣之館賓館賓爲詳釋其義澤民曰然則神將告我後事乎卽止所謀仍召舊媵幸之無幾果生子澤民爲先淑人姻家自言如此予童時聞之

葉琦

余姻長閭門朱宗遠與夏判州德輝侍御德乾昆季
厚每二君赴試朱公輒夢其不利景泰癸酉未揭曉
時朱語夏之父曰昨宵夢人報捷大哥又不得獨有
二哥耳今歲取春秋解元曰葉琦不知何許人也已
而皆然葉祁門人與朱平生彼此聲迹風馬牛之不
相及也

王生兒

王生南濠人成化中自楚商而歸抵家不久而死有

一兒才二歲聞母輩在堂哭泣亦便啼號既而立座設奠兒卽匍匐至靈前哭拜不已家人亦異之良久哭甚哀聲漸微視之已哭死矣夫孝之出于天性有如此哉

張道士

蘇城玄妙觀雷殿道士張宗茂者俗號張皮雀風格奇朗少志道術年十六父母欲爲納婦固不欲乃受業於胡風子得五雷秘法常於市中披青衣頂雙髻持一楮牌出賣風雲雷雨禳晴禱雨郡縣請之立應

自處雖落鬼然人亦須虔敬乃效不然反致殃害天
順間常州大旱一巨族延張禱雨張入室其人亦自
簡褻張忽起一雷先震一大樹旣而火焚其廩不留
粒粟久之黑雲蔽天四龍見雲中驟雨傾注觀者股
慄而已又吳山莫氏子病祟命僕求之張在閭門外
食鱖羹僕語以是症張以羹汁書符於瓦片封固與
之僕行至橫塘啓視乃一瓦片大啐之擲於水遂霹
靂一聲震驚數十里至家震死一牝狐矣子病卽瘳
張本名道修又能捕鬼衆鬼隨之啾啾故人以張皮

崔呼之成化甲辰授都紀丁未正月移病閒居然示
恙也命其徒建醮報薦父母乃徧訪族屬交遊曰宗
茂老矣此行作別至五月不甚飲食但時時酌酒鄉
人有以十六日請師修醮師亦許之第云是日吾有
少事令其徒章疏中勿署己名至望日夙興盥濯持
香上殿行禮曰今日辭雷公矣諸徒爲供設饌之師
猶自拜入舍檢簪裾雜物分遺諸徒迨夜默坐小
室曰今日不甚好吾不行矣遂半寢半坐至明復持
香帕詣各房見同袍曰宗茂今日拜辭諸君也回舍

手書戒偈數紙與徒輩卽危坐不語諸徒侍立不去
師令出旣而視之師瞑目矣亟大呼師開目曰今日
甚佳吾欲去若勿留我衆不從師怒曰吾欲上半月
去甚是好處汝輩不從而固留是不欲吾好處去乃
吾之冤家矣起持杖擊諸徒其健不異常時或謂師怒云
平日去則搭好伴過午是不好若至夜則入地獄矣諸徒猶不去師更好言
曰然則吾不去矣汝輩可將薑湯來衆競去覓湯師
亟起閉門堅關之又以物擋定乃登床坐而化去良
久弟子來呼已不醒矣時開傳以爲尸解也

楊禮部父夢

楊禮部循吉未第時其父夢人告郎君當中五十四名既覺不以爲意已而君鄉舉會試廷對皆第十八名謂前夢不足馮也暇日追思以三舉之數合之卽五十四也

測字

又往年有扣試事者書串字術者曰不特鄉闈得售南宮亦應高捷蓋以串寓二中字也一生在旁乃亦書串字令觀術者曰君不獨不與賓興更當得疾詢

其所以曰彼以無心書故當如字君以有心書串下
加心乃患字耳豈非所云乎已而果然比類頗多漫
記一二

參政公

先祖參政公惟清疾棘時方夜間允明坐床下至穆
明始退便旋畢就別室不覺合目身便在玄妙觀中
山廟前俄又一處則公已先在允明問何處公云此
真聖殿下也公入見允明不曾隨入不知見時如何
少頃便出則又遠在家正寢前庭中允明亦已在側

公著緋袍紗帽金帶怡怡然叉手正立俄而漸漸
升舉却不見步履亦無乘坐之物但冉冉直上愈高
愈小高至數十丈則身纔一二尺許長耳允明方驚
顧間已寤急趨公前公猶氣未絕遂從容屬後事又
召姻友與訣皆曠達語人多記之其日怡然而逝

蔣君科第前兆

予母姨大蔣君廷貴字元用當應試時求江東籤得
報云前三三與後三三不曉所謂已而三舉不利成
化辛卯復當大比宿旅邸中夢前任教諭陳裕率之

觀華屋甚多指謂之曰汝知否此卽今年試題也既寤弗喻徐思之豈富潤屋之謂乎稍加研究旣而果以誠意全章命題遂中第三名刊此篇義云初蔣集夢後染瘧甚篤時大驚呼同邸生問之蔣曰見一鬼來擾故耳已而屢驚呼語人曰今又增二鬼通三鬼只管纏戀不已吾定死矣諸友交釋之然病勢殊劇一日又駭躍大譟問之曰適乃見一美姝吾方以爲鬼而恠恠姝曰勿怖吾乃桂花仙耳人曰此吉徵矣蔣亦自覺胸次開適而病勢稍輕泊臨塲强扶舁以

至院前在地拾得好錢一文自喜曰并選中青錢之
兆乎其後思之三鬼者第三名經魁之義蓋魁有鬼
字也及上南宮又屢見黜至戊戌歲始中進士第三
甲時已經三科益驗籤語之神異兩三三三上皆指
科數下指名甲殆無一字虛設云

朝天宮道士

弘治元年春南京朝天宮一道士年甫弱冠忽患膝
痛視之皮肉皺縮顏色埃紫然痛不甚極旣至夜則
痛便加倍視之乃人面瘡也耳目口鼻靡不具足愁

駭之極遇人輒與觀之冀得所治然每有人觀必痛入骨髓暈絕良久始甦人不觀則不痛晝間披衣行動飲食畧無所苦至昏夜便劇雖無觀者亦痛痛昏便見此面是二三尺許長人立其前與之言曰汝知我乎道士曰不識也曰汝豈不記在宋爲都統制乎我則汝所部也我無罪汝以私憾殺我且并一家十七口皆殲焉此何等冤也吾覓汝三百年矣今才得遇豈容舍乎又曰汝便死吾猶不釋須償十七世命耳汝若解事伺痛絕時令人措置速死乃幸不然竟

死饒得楚毒又曰我諸般都不怕汝勿以貝母治我
我偏不怕此物也既蘇備告諸人今不知存亡

大陰人

太史公柳河東傳嫪毐河間事至言其大陰之狀蓋
敘事之文諱避而不盡則無以見當時之事情也此
後文人筆墨罕見蓋亦以污褻之故若西聖馬王之
藏不可思議已近見一人乃大陰囊而以疾致者其
人姓姚吳城人其囊如六七斗米袋坐於地則以雙
股閣其上有小竅溲溺而全無溼物亦無痛癢他苦

嘗問之曰二十後得疾初亦漸大後遂迄如此云

檀相公松官人

一村中人閒居有報者曰檀相公來訪方驚異俄又一人曰松官人亦至矣久之與報者俱無所見乃門外二樹精也

鬼送葬

邳州潘宗者本富族施財種德宅心仁厚途遇骸骨輒殮之病傷者施以藥餌人多藉是以生比潘死葬日空中惟聞泣聲哀哀甚衆但未覩其形人謂潘死

澤及枯骨衆鬼爲之送葬云

齊 誌

法僧遣崇

湖州郡學倪昇成化丁酉假讀一僧舍壁間忽闢雙扉昇訝之曰人邪鬼邪叩之漠無人踪諦視之一女子態貌整秀衣飾黯淡真神仙中人也昇不能制竊謂曰僕素無紅葉之約而乃有綠綺之奔竟不識有是緣乎女聞之怫然曰爾謂紅葉之約以韓翠屏比妾可也謂綠綺之奔以卓文君比妾不亦謬哉昇謝罪是夕遂款一宿女囑曰以君文學之士千金之軀

一日喪於今夕慎勿泄露終當爲箕箒妾耳乃賦詩
二律云窻掩蟬紗怯晚風碧梧垂影路西東自憐燕
谷無春到誰信藍橋有路通良玉杯擎鸚鵡綠精金
帶束荔枝紅鴛鴦帳裏空驚起羞對青銅兩鬢蓬又
云夢斷行雲會晤難翠壺銀箭漏初殘鴛鴦倦繡香
猶在雀扇題書墨未乾滿院落花春事晚遶庭芳草
雨聲寒堂中幾字迴文錦安得郎君一笑看自是日
夕相與經旬不返父竊室視之見其子或語或笑或
起或拜不一始知其爲妖眩也速請招慶禪師名覺

初者夜方仗劍危坐其室見一女子承祈曰氏本宋末某樞密使之女緣私忿而歿冤鬼未散是成祟爾顯冀宥之師卽揮劍墜至一地沒旦啓土丈餘一棺中女子面色如生其顙有泚亟投諸火穢氣入人臟腑竟不可逼

張氏犬

鳳村張氏畜一黃犬每夜分或護張氏門下或越水又護前溪陳老籬下若往若來吠聲徹夜張陳咸愛之一日大對衆泣如人聲或爲其不瑞欲斬之犬官

曰無斬爲我爲某平生欺虐小民爲害不一今張陳之報方休又將某處作畜是以泣言罷長吁數聲斃焉

王生

橫塘之王生旣死而英爽不昧空中仍聞笑語有聲卽王之素也第不見其形體凡家有休咎輒諄諄預以道之是以家日亨裕至設讌必虛一坐以爲王席旣久人亦不爲異也將歲餘語家云吾鬼散矣遂泯

安氏牡丹

無錫安氏構一園圃於南門野外今園丁徐奎掌之
花卉繁劇如牡丹尤多各種悉具成化中春夕奎聞
園中如泣如訴諦聽之聲出牡丹花中云我等蒙主
翁培植經歲奈明日亦有厄至語畢哽咽不已奎大
聲叱之乃止翌日主翁果携酒偕客而至奎語其異
衆或疑訝獨一客弗諒竟折且大且妖者數莖而去
抵家遂患下堂之厄旬月而愈

水鬼

吳阜橋河下騷人嚴亮秋日曳舟送妻行至橫塘覓

水中浮一屍首亮素慘刻遂擲一笥適中其首涓涓而去莫知所之亮旣歸嚙語云我喪水中數十年未嘗敢禍於人爾傷吾首藉甚托生其言亹亹無間其酒治饌焚帛奠遣不瘥語及夜半而卒

雷拯沈氏

嘉興鄉民李大家業屠猪妻沈氏李有售猪銀數兩授妻而出有一盜睘其所貯遂竊之婦懼李歸震怒竟自縊欲殮間轟雷一聲誅是盜手持原銀跪於婦前婦覺一人擊其額曰亡金在矣何乃自隕非命於

是後甦

鬼侮人

吾蘇闔閭子城東今長洲縣治後舊爲張士誠府基
初張敗績宮女寶貨盡聚于齊雲樓而焚之淫邪所
鍾天陰雨濕往往出沒作怪予聞亦多矣歲久不可
勝述漫記二端吳趨王蒸籠者一日經其地遂溺於
水後有數軍士繼至見而拯之良久始甦問之云初
從此行候有人從後掣吾帽去之回視見水中一女
子坐亭上裸體潔白手持吾帽招之曰至則授之吾

如其處女子又擲吾帽於隔畦吾固求之女子攬吾衣共寢未幾數婦人慄慄而至捕姦始驚甦矣軍士視帽果寘隔畦禾頭爾又姻家陸氏乳媪偕一女奴夜從葑溪而歸引燈過此乳媪爲人兩手捧其足意謂無籍輩所致喫之詈之女奴復爲一手捫其臂亟開覆燭之畧無人跡始知爲鬼最後亦無他異外父少卿李公親對予言之

俞少保易骨

俞少保士悅少時夢相者持一骨至曰君體貌奇異

當享大貴直領下官不相稱請與君易之既寤而領下酒覺號號作梗命僕視之果不同矣後至兵部尚書位攝三公

蕉精

余友馮天章徙居閭門石牌巷其室頗僻庭下芭蕉一種乃新菴所移者其來久矣天順間秋夕天章去卧室中未寐聞庭下其聲颼颼張目視之一美婦雲環翠掩丰采特異天章疾起默坐良久其婦施施而前天章極力攬其衣祗獲綠羅裳一幅天章猶意爲

怪真之席底據坐俟旦視之乃一葉芭蕉耳試以庭
下者驗之其幹亦去一葉急持利刀斷之流血淋漓
怪遂泯

箒妖

蘇城王某行貨紙花爲業成化初行至府庠西巷驟
雨如傾憩一靜室廡下未幾一女子啓扉而出肌體
纖弱腰肢減瘦而衣粧亦雅淡謂王買花二枝王授
之女曰汝姑坐少俟索價償之王自午至酉伺之不
出乃大詈訴諸鄰鄰曰此虛室也何詈爲王弗信偕

屏扉而入宵無人踪視至廁中豎一敝簾蓋數十年物先首簪二花衆愕然出此簾芥之呻吟之聲窺然

報狀元

江西貢士羅倫成化丙戌與里人劉忠同赴春闈發程以家務所羈晚至京師舍館盡爲他人有之覓一室塵垢遶梁晦黑殊甚掃除間梁上墮下一軸羅素嗜識舒視之模糊莫辨乃以水固浣之圖有一枝梅上棲雙鵲款書報狀元三字羅懷之圭角勿露至揭

曉二人皆登第羅倫則狀元也

張凱求逸

華亭張凱萬石翁也每緣公務入城會計出納殊爲
憚煩嘗書四字於書室曰望城欲哭三日歸焚香告
告天曰凱志向隱逸不慕富貴願薄田五十畝自爲
耕穫府吏不擾老於山林足矣忽空中應聲云欲富
貴則與此則不可繇是觀之則知清逸之樂亦難得
於富貴矣

鼠精

處州府學生葉景秋夕宿齋其從僕襖中踐着一物
啾啾有聲據而燭之一童子長尺許便作言語僕異
之特以呈葉童子跪曰我無敢禍君君善畜我當以
未然事報君直不可白晝見耳葉意耳報之屬日藏
篋中夜則扣之悉應葉遇試童子探題檢閱文字預
聞之葉以是屢超優列嘗自謂取魁解必矣一日其
僕譯語其故於鄰號生顧復貞顧伺葉出私發篋視
之乃伏一巨鼠杖殺之重數十斤剖其腹肉白如絮
葉意雖爲怪而甚惜之

盛明卿

吳城盛明卿者家本富族恃勢豪橫不可條舉其庄鄰張木匠者有田數十畝與彼連屬明卿欲謀并之乃賂心腹僞爲券契及構訟諸証一辭張莫能辯變忿懣而卒後二年明卿生一兒七歲不語一日老媪携至庄所兒忽語云此乃吾家故地也媪急告明卿明卿對曰汝豈張木匠耶兒應曰非我而誰旣長涵涵博奕無藉百端及局鑰客室竊視之儼然張木匠也明卿大悟開扉出任浮浪罄破其家家業

龔僕

龔僕本棹人成化庚子八月間行次楊子江中會大風雨震作遇一富商盡攘其舟中所有且推是商納之江中乃歸舍於揚州某處建高樓密室改事生殖以享祐焉後僕生一子撫育既長視父甚於讐隙一日某家有所驚者至僕即叩首曰敢請大將何害乎予不相得之甚耶箕書云八月狂風何太惡楊子江中波浪作三十年前即此人請君試把心頭摸僕凜然懼生大禍盡貽其有於子遠竄而去更不復返

柳樹精

興化商人李士昭成化中舟過吳江平望驛南忽夜晦黑遙見前處燈火如市疾趨岸居皆酒肆問之一老者綠衣長髯對曰吾姓柳此地柳家庄是也貧酒者皆吾族也遂命酒對酌酒酣士昭夤夜謝去明年舟返復經其處訪之直見綠柳夾道未聞柳家庄也

桃花仕女

紹興上舍葛棠狂士也博學能文每下筆千餘言未嘗就稿恒慕陶潛李白之爲人事輒效之天順間築

一亭於圃扁其亭曰風月平分旦夕浩歌縱酒以自適焉壁間張一古畫乃桃花仕女棠對之戲曰誠得是女捧觴豈吝千金迫夜一美姬進曰久識上舍辭章之士日間又垂深念特至此歌以侑觴棠飲半酣畧不計真僞曰吾欲一杯一曲姬連歌百曲棠沉醉而卧翌曉視畫上不見仕女少焉復在棠怪之慮其致禍投諸火毀之

顧彥輝投宿

吳人顧彥輝成化庚子前往湖州營幹舟至平望驛

南會夜深晦黑遙見前處隱隱有光卽投之其室中
孤燈懸壁翁嫗二人咸織屨爲業一小兒扶床號泣
不已彥輝鞠之翁嫗曰此吾孫也以早孤母欲改嫁
故耳彥輝勉寄一宿明旦謝去始登舟見此室乃一
荒墓榛棘森茂幽僻殊甚彥輝恰異之遇一婦人乘
舟而至語曰此地荒僻客何從而出彥輝告以是故
婦大慟曰吾夫早世惟有此兒不壽瘞於此今特辭
墓改嫁而不意若此因哽咽至墓大肆號咷誓不復

雷宥孝子

海虞田夫沈紀以傭工自給成化間墮一鉢飯於廁中急援之已溷穢矣夜夢角巾老叟謂曰翌午天誅汝不可遁矣既覺至翌午黑雲四合雷聲隱隱紀知之疾趨野中裸體被髮跪而默然或曰疾風迅雷天之怒也何故乃爾紀語以是故曰天欲誅我但我母年七十餘矣使居家雷聲聞於我母母其生乎今跪此伺誅願我母多延年也言未訖風雷頓息晴日朗然

謝氏墓地

餘姚謝公遷初父無子天順中塋祖父母緣冰雪不能前進權厝於中途隙地適一地士過曰此地甚吉俾勿改更子孫當作相爾其父如其言是後生遷第成化乙未狀元位首相 欽命營墓卽其地也

吳狀元戲土神

吳文定公寬少嘗就某師受學師出偕稚友二三詣一土地祠嬉戲書神座云土地無道貶三千里旣歸其師夢有土神冠裳楚楚乞告曰令徒見譴天曹筆

也無所施計冀師爲我釋之詰旦師訪諸徒得之吳公力命爲洗滌之吳公復如祠竟書免貶二字而去後成化壬辰吳公廷試狀元位至吏部侍郎掌銓衡事

趙翁釋賊

南濠趙翁家以婚禮燕客有一盜私伏椽上酒罷翁命火燭之其盜驚墜於地翁召於庭曰視汝非饑寒迫身故爲是耶更授錢一千文卒不鞠其姓里盜愧赧謝去後二年里有亡命禍翁者夜縊其門盜適見

之憶翁疇昔之惠密負其屍擲於水翁免禍焉蓋知
培德者固獲此報而誣善者徒斃其身也

雷擊毒醬

吳城瞽卜陳月潭者家構一卜圃花卉蕃蔚成化中
嘗合醬置於圃中方熟時月潭爲飲客命妻取食之
妻未及行大雨若注霹靂一聲擊其缸爲星碎客趨
視之震死五色斑斕一巨鱗衆相顧曰吾輩幸矣余
書此警人造醬者勿置草木中或有是事也

水鬪

貴州普定衛有一水一日滾塘寨一日鬧蛙池相近
前後吾吳人從軍至此夜聞水聲搏激旣而其響寢
大居人關戶視之噴面波濤竟不可逼坐以伺旦其
二水一涸一溢人以爲水鬪吾不知其何怪也

雷辯冤獄

盧宗衡州人善捕盜而有司署爲機察地有劇盜王
泰橫掠人財爲害不少宗以秘計執之泰赴官反坐
宗曰我爲盜死亦無悔但所刦掠者多入於汝有司
莫能辯二人並繫桎宗仰天訴曰我爲官捕盜本

爲除害今乃與盜同死何天理乎語畢風雲驟起雷聲一震有巨神持宗臂置於桎梏門外由是釋宗而泰獨棄於市

呂翁降詩

相城沈隱君貞吉酷志學仙羣室事諸真謹甚每歲中元日設齋供極精潔供畢必請詩詞一歲箕運如飛字畫奇妙自稱爲純陽其詩曰鶴背發長歌清聲振林樾萬里洞庭秋湖波弄明月片月已蒼蒼詩成欲躍獨鶴忽不見閒雲自來去武功伯天全翁曰

真呂翁語

吉昌

成化末嘉興民家生男背有紋如血縷隱隱是吉昌
二字其家因以爲兒乳名後數月村民發地得青石
版下有字曰吉昌版下爲窖瘞精銀數百錠每錠亦
各鑿吉昌字鄉民數十爭取之兒父亦在曰吾兒身
有吉昌字又其名也此是渠物欲盡攫之衆不從特
讓其多取殆十七八此人家遂大富餘人得者疾病
百司纏綿不已或以買遷亦自消耗必費盡銀乃已

龐子志怪錄卷二

哈爾濱市立圖書館長

吳 祝允明

閩 周爾發

文公大爲鬼擄

教諭文君公大先參政高弟也學行兼茂未仕時假館江陰徐中舍家齋居在圃中花木蕃蔚素有鬼物公大正晝坐有美姝立其前儻忽不見明日復然浸加侵侮公大坐卧于榻則露面床屏上在庭則駢立其旁或謔之或怖之或褻媚之或若辱之百狀凌侮

公大固不爲動亦殊不能堪乃告歸其後徐子與予交聞此鬼故在恒出擾人

猪肉火光

姻家湯君渭以赤縣尹遷贊留都宗人府幕便途還家親友携酒相賀宴罷從者收餘肴入庖厨有一熟猪首在方暑以麻布罩之其夜暗中有光熒熒然酸青而闇正類螢火而大視之乃起於猪首天明而滅湯旣禮上無幾疽發背死

南京匠人

成化末南京一匠人赴內府工罷曉出三山門惟有一敝裘兼粗衣一二事錢三十文作一襆負而行至地僻處遇一人曰兄何往匠言將取某路還家其人曰我亦欲由此路歸昏暮可同行匠幸甚抵夜與同食飯肆飯罷其人曰飯錢些須我自併償之無煩兄又貰酒同飲匠惟感慰旣而共宿翌日同行至極寂處忽推匠仆地牽之蹴之匠出不意弗能起禦爲所痛毆遂隕絕推墮大墜中奔去至前途開襆視之惟弊衣少錢耳意甚悔到家無心復開襆擲之床上弊

裘懸架上錢亦姑置几下俄而雷雨大作匠在墮中
氣未絕聞雷聲稍醒爽明見一天神告以賊姓名居
處及錢襖衣所在俱未動用又語以賊意且悔今在
家不出其官卽將過此汝當高叫號呼冤仇疾往捕
之必得矣語旣匠甦果有巡邏官卒過之匠大呼官
出而問之得其說竟往捕賊與衣錢等所在無少差
遂正以法

猫言

先公在山西時藩解畜一猫灰黃色而頗大一日閉

之室中忽爲人言呼小官人數聲時有一門子曰小郭兒猶聲又似呼之者方怪之遽不見迨晚而歸則又引一貓來形色一同又怪之欲斃焉俄並死屋上矣迄不知何謂也時天順中

耳中出物

往年葑門一媼年逾五十令人剔其耳耳中得少絹帛屑以爲偶遺落其中亦以異之已而每治耳必得少物絲花谷粟稻穗之屬爲品甚多始大駭怪而無如之何久亦任之不爲驚異且每收置之迫年七八

十而卒觀其所得耳物凡一斛焉

長橋美人

吳江垂虹橋勝板東南橋傍有姬素業柯斧兼粥棗
釵弘治初年秋日姬偶出市一小女子留陋室中時
斜陽映門女倚門少玩湖光瞥見一美人從小青衣
迤邐徐步女方屬目美人逕入其家女敘拜延坐諦
視之猶未筭而姿色豔冶粧飾瑰麗風態飄逸恍惚
傾人頗若貴家處子女不敢詳扣美人便問婆婆安
在女對少出美人曰我不能待回姑傳示之當重來

相尋也出門掩冉而去姬歸女告姬莫測亦不爲意
明日姬出美人復來青衣仍後從女驚接謝之曰阿
娘奉候久不見臨故有事又出矣美人曰唯女乃詢其
姓第不答又問小娘子頻賜光訪有何垂諭幸速屬
之美人低回久之掩袂羞澁作吳語語女曰我要相
煩尋頭腦耳女曰然則候娘回當爲告之美人曰幸
存心勿忘之因拉女曰我居處非遙幸送我去女便
隨之出行稍久至岸側頗迴曠一畫舫繫堤有美人
曰此吾舟也率女偕登舟中張設珍麗莫倫異香清

輝頓殊人世中有一小几几上有棗一棹美人取數枚奉女女啗一二且留二於懷美人又送登岸女乃獨歸見嫗嫗方詰責女具陳其事出棗奉示嫗亦惑訝旣而杳不復知嫗稍物色之不得也以語諸人好事者轉相輒訪絕無耗音時開傳以爲水仙殆蛟娥龍女之輩矣旣數月忽復過女嫗又不在女力扣其詳終不見答又問今且何之美人曰往江南姚家去言訖飄然而逝不知所之女急尋母告之母議其所指蓋鄉儒景昭氏也趨往偵焉姚家方以是日命緇

流修因果耳人乃更以爲鬼或爲妖云予始聞前事
卽斷以爲仙志怪之日又從傳者審訂乃得後說予
謂金仙道場妖豈能入鬼無常事而十供間亦及仙
采使果靈姝往亦宜爾然仙則無慾美人真上元蘭
香之儔歟仙耶鬼耶妖耶不可得而知也

二女生子

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不待言之理也天下豈有無父
之人哉近有二女同居而生子者漫言之必駭聽聞
故直取其公案覽之則了然矣南京應天府上元縣

民女張氏妙清年一十九歲成化元年九月二十日
夜有兄張弘二與嫂劉氏在妙清房隔壁同宿至五
更時兄與嫂行房事妙清備聞言語動作聲響淫心
猛發事畢天明兄起出往縣中點閘人夫去訖妙清
淫發不止因往嫂房與嫂言適聞哥哥與嫂行事云
嫂嫂可將哥哥所行事幹照樣做與我看有嫂不合
依從卽與妙清二人裸體共卧將妙清兩腿扶起兩
陰相合淫流良久似此戲耍將夫前行房事餘精過
入妙清陰內以後不料成胎日久身重致家翁趙氏

責問告蒙本縣拘審招出前情行委江寧縣穩婆李氏看驗得妙清身係室女尤恐不的行取江陰縣穩婆尹氏覆驗勘得妙清的未破體難冠俱全委係與嫂戲合遺精入腹以成身孕議得張妙清劉氏所犯合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杖八十有大誥減等杖七十候產限滿日決遣所生男女責付伊兄收養

一胎三兒

成化壬寅夏常熟民妻一胎得三兒皆生全巡撫王

尚書恕以爲瑞將草奏奉命允明檢尋故事因知之
范文正公爲閻羅王

成化辛丑歲長洲瓜涇小民王敬病死一日復生問
之云初病篤有冥吏追之去到一處見王者坐殿上
判官方與吏胥運算校計敬竊問旁人算何事皆不
答敬因注聽王者所言乃是算商學士俸祿吏算訖
聲覆云大學尙有數月小學只十數日旣而引敬問
之王者驚曰誤矣非此王敬急放還敬又竊問旁人
殿上何王者也或告曰閻羅王也曰何官何姓耶曰

卽蘇州范參政仲淹也遂寤時商公父子俱亡恙旣而學士良臣病死久之閣老乃卒審其時無少爽焉

王鏞

吳邑荻扁王君鏞嘗卧齋中夜將半有鬼嘯于前其聲類鴨鏞聞之無所懼但云汝叫自叫吾不管汝但勿近吾床聒吾耳也鬼乃作鵝聲鏞笑曰不過是此等聲耳鬼終不去復作天鼓翼之聲庶幾其一懼鏞曰吾且熟睡不聽汝矣鬼必欲動之遂落其床帷覆鏞身鏞曰吾適寒覆之甚宜鬼無如之何遂不復作

聲

鄉人妻

鄉人買一妾因妻悍置之別館與期曰某夜當來及期忘之妾久伺不至就寢夜將分聞扣戶亟起而燈滅暗中開門問其夫不答第共入室遂同寢合焉訖事終無一言妾亦稍疑之事竟卽起去明日薄暮夫來妾迎謂曰昨宵何去之遽耶夫驚曰昨夕以某事阻紛紜之際遂忘前約吾故未出汝何言之謬與妾色變曰吾固疑之因道其悉夫曰今夜當勿寢同坐

以伺之至二更許遙見家中白犬以前兩足捧其頭
作人立而來乃卽格殺之妾亦無他

周希載聞鬼笑

周行人亮采末第時常凌晨出閤門門猶未啟少駐
官廳前忽門內木門之旁有笑聲且笑且行而西過
廳北渡木橋漸遠始隱只是此一聲而通長不斷焉
又不見形始知其爲鬼物也周亦無他未幾中第授
官

都玄敬

都玄敬鄰人有張老者平日頗惡直成化末病死時
玄敬館葑溪朱堯民家一夕夢張來玄敬謂之曰翁
已死矣曰然延之坐曰我忙不及坐也曰何忙曰承
命攝人曰何人之命曰丞相命曰丞相何姓曰姓范
曰所追者何人曰楓橋張鸞張鳳乃兄弟不義者也
言畢卽去玄敬乃覺惜當時不曾往訪其迹耳

張生見鬼

吳城虹橋下張生居焉成化廿一年九月十六夜漏
下二鼓張已醉見月色甚明縱步登橋見一人絨帽

白衣立橋中張迫視之其人倏然奔水中悠然而沒
焉張亟俯視但見水動有聲其物竟寂然無迹可尋
司牡丹

河南府龍門內有婦人司牡丹者爲夫蹴其覓往到
薄姬廟中服事三年後有本處表馬頭死牡丹遂借
還覓言前事甚詳時懿文太子往陝西回至河南
府官啓表馬頭還覓事太子回朝奏之太祖皇帝
遂遣內官取來廷問是實乃賞以鈔帛仍詔令兩家
同給養之事在洪武二十四年八月

蔣令作土地

樂亭縣令蔣君卽前所書料第先兆者既作邑未及
二考而卒後代者來入解之夕恍惚見蔣君公服危
坐正寢驚問之答曰廷貴姓蔣卽舊令也死幸無過
當血食茲土冀明公爲圖之新尹敬諾卽爲立祠縣
縣治隙地縣民稱爲縣土地頗崇鄉火不三四年尹
去任乃爲後代者徹去蔣平生聰明長厚行履忠信
有不欺神明之志咸應有此理也

先公夢証

先公正統末以給舍居內憂無幾駕蒙塵朝廷多事景帝詔奪情起復公守禮不行服闋入覲言者劾他御史在告者以爲不赴國難而宴安歌飲于鄉詞連公公待罪清室夜夢在舟行見曾祖母王恭人在岼行來公命停舟迎母恭人握手不登第言吾自家中來視汝耳因出一褰與公曰自觀之觀之者也恭人已失遂悟已而得育查例發落卽入少贖金而釋查與茶同音也

先公夢純陽

公叅晉藩時巡行至蒲之永樂鎮見宮宇雄蔚從者
告此純陽故宅也是夕宿郵亭夢呂公來訪展一扇
言子善詩爲吾詠之公卽賦詩曰一笑相逢豈偶然
人間真有活神仙青山碧水丹霞路後日相隨到洞
天呂仙笑謝而去明日意仙貌不類凡世所傳故入
謁復以一詩爲贄語其後人爲道士者以夢所見道
士因出祠堂真本果若夢貌與人間本大殊瘦顙多
髯氣澤蒼勁臂背連毛皆長數寸公遂摹一本以歸

今存

山西藩司廨

山西藩司私廨在司治後聯十餘街中惟一街大有鬼物先公正居之時先君寢室內外尤不寧每昏時輒見老嫗或少婦之類植立窗外亦不作聲但卽之則無見如人在庭廡則又在室內先妣素弱多疾見之最多由是病難瘥每思之猶痛不已不知何等下鬼也

鷹攫食

俗傳人持肴肉之類爲鷹攫去則有禍事癸卯克試

南都奴子自外買一豚蹄歸旅舍手擎之以行中路
倏忽不見轉顧乃爲鷹爪攫上空中途人皆停視奴
更買以來不爲予言及歸則已銜終天之痛矣奴始
說其事乃知俗傳亦不妄也

鬼哭

是歲七月十六日予在家啓途前夕爲中元夜間大
風雨予在室中聞鬼叫及哭聲甚邇其聲明白極可
哀怖前此未聞亦咎徵也

狗姦

往年京師有一民遠出其妻獨久淫想甚熾家惟有一牡犬婦乃恒裸露以誘之犬猶不動又以脂膏塗體狗迤邐漸近之遂恒與交既而夫歸方與婦同寢狗突入房就床嚙之去其人陰丸遂死鄰坊不能知第以聞于官官召問婦婦力諱之官不能決淹繫良久後新任一士來試謂婦曰此狗姦也我知之矣汝不可諱婦乃驚服故犬猶在囚繫之來命裸婦以近狗狗卽從而姦之與人不異遂斃狗而寘婦于法

重書張道士

張道士宗茂之死前已盡之近聞人說乃是俗籍將攝爲兵士服金屑死耳然金屑性非酷烈特能斷腸并能立死人者使張果然則其生時因尤未服及其徒出時一水熟時便還張又閉戶關櫺計不應如此之速故重書之以破他疑要其人爲有所得者

鴨異

傅澤民家有母鴨生雛其中有兩頭四足者一匹澤民怪而棄之未幾亦果有禍

陳氏五通

正統間陳僖敏公方握臺章寵眷超越家族繁盛門閥赫奕而其家所奉五通忽大作孽變怪百出關閉戶牖敲朴垣壁驚人擾畜無所不至火在在起撲之則滅而物不焚傷白晝助勦鄰市皆知見禳治無效久亦任之若罔聞知然其後殊無咎徵要亦不能禍福人耳

地震白毛

成化己未夏四月吳城地大震旦視之遍地生白毛毛正類猫鬚長數寸風過冉冉而動兩日忽無有予

家收得幾莖歷久不變今尚存

燕雛篇

西山民家有雙燕牝乳雛而死雄納他雌哺雛雛乃
銜疾藜潛置雛口中雛皆不食死雄罔知也嗚呼禽
且不肖人謂斯何予感之作燕雛篇其詞曰燕雛燕
雛母死雛乃孤父念雛苦覓得新雌作雛母斷雛食
雛解啄嚙雛喉雛父覺疾藜寘雛口雛死不容垂翅
雛父瘞雛尸雛父還憐雛母慈此予作於弘治改元
之春未足多怪而重其可警也聊附書之

陸稍入鄠都

崇明老學究張君戊申之秋邑檄之來郡中會予議
修實錄事予從之問怪學究爲道數事不能悉聯述
五端其一陸稍者以操舟爲業邑豪周伯奇有巨艘
稍傭其家周死後陸常與數人泛海爲西北風吹落
東南洋五晝夜抵一山陸登岸見一大道東西通而
更無岐逕其上大榜揭曰鄠都之山道上人居稠密
市井人物無異人間俄見一門內有婦人窺之陸審
視乃其甥女也婦呼陸曰舅舅何故來此陸曰爲風

吹至耳婦曰舅莫饑否饑慎莫往北街買物啖啖則不可還矣欲買南街可也問其夫曰渠今在獄當直少頃歸矣陸少處其門內盤旋無何夫歸在門外婦急趨出止之謂曰舅公在內汝可除裝飾相見莫要驚他陸潛窺之乃一牛頭夜叉也徐徐除去首飾而視縛乃悉解脫則似好人形卽其甥壻也入門與陸敘契濶又曰舅公若要看獄待我領去陸任之與偕行至一獄見故主周老被五木縲紲問陸來故陸告之故因問曰船主何故如此周曰吾前以豪橫劫掠

人今晝夜受罪苦甚汝還千萬語吾家營建功德薦拔幸甚陸曰功德如何則好周曰梁王懺最有力遂復至甥家壻曰舅公雖是誤來然非我不可返待我送去乃卽少治行具復出引數鬼來同送陸登舟舟故滯水濱舟中人皆在鬼令陸及諸人悉入船底以一艀板都蓋之羣鬼坐其上戒板下人毋妄窺瞰但聞大風水聲覺行一日許耳中寂然啓板視之已在故灘上矣皆生全無恙陸往周語之意所言者乃是大乘法華因命僧薦嚴多誦之云

罡風鎮

成化十七年秋江南大風雨潦災極甚崇明野外空中墜下一物視之乃塊磚甚大而質細上有篆字三筆迹甚奇其文曰罡風鎮

龍王誅魚

成化乙未五月十一日見海上有蛇數百條大者如椽巨細不一糾成一團如屋大逆流而上俄又有一團如前凡數十團皆逆上已而復返則又有大魚羣百數及鰕蚌之屬無數順流逆下魚皆失身惟存一

頭帶血而返或得其頭大者重百斤過處水爲之紅
海人謂此乃水族朝龍君之魚有罪被誅而回耳

土之怪

特邑中一農人於浮土上耕鋤忽聞土中支支作聲
意爲田鼠掘之乃一土肉毬如斗大爲鋤所傷有血
水出農不敢破急獻之官官剖視之乃一兒在內約
長尺許眼圓而大雙睛突出生在額上鼻孔正上仰
天口四方而特大居面部十之四頭上微有毛耳如
常見自肩至胸臆彷彿人身腹以下則渾然一胛耳

狀極醜惡出殼已死矣

人魚

人魚儼如真人但見魚尾亦男女異形若得之可療人諸病如頭痛取其頭骨燒傳肩痛取肩依類取骨燒傳即愈

曾必達

海虞丘方字仲野端人也成化中舉賢良方正丞太和郡有疑獄委方檢覆方寓公舍僦而晝睡忽有人造榻前自通爲曾必達跪而訴曰寃哉前官昏黑莫

之雪也公必雪之方寤力爲誅求果得實爲正其辟焉

華老

錫山之華富族也有一老頗平善年逾五十一日方倚門閒眺忽見一租戶投其家而來手携一布囊及門置于地聲嗟曰老官人小人在此華甫應之忽憶其已亡問曰汝已死矣何得至此對曰固死矣今正爲老官人來耳華益驚曰何爲爲我來乎曰身死得爲公人奉命勾攝耳曰然則攝我我卽死乎曰未也

某一批凡五十餘人某恐老官人不知首至此奉報
然後他之計勾完亦得一月期老官人正可處治家
事從容而去華曰囊中何物耶曰是件物事老官人
看不得華曰我固將死矣一看何害曰恐相驚耳華
強之因傾出於地則皆牛頭馬面火眼獠牙之屬悉
是色紙所爲華問安用此曰冥間凡鬼爲公人或攝
事則假此物籠戴誠如陽世所塑畫者非鬼之真形
特以此紙具裝之耳又曰宅東某亦同批今往勾之
老官人欲同往一觀否華從之行至其家某者方病

見華至家人咸奔走致敬延坐燒茶華固止之其家
不測來意而不見鬼使也鬼至其門外卽取色具籠
戴之入其室便聞空中如爆竹聲其家方驚則病者
已死矣華卽回步至家處分後事且詳以告人兼致
永訣人皆寬釋之旣而漸病瘍至期鬼又來華遂死
焉

狗孽

成化癸卯秋予自應試南都歸而先君背棄矣家禍
方殷一夕獨入書室中見一物卧榻上視之家所畜

黑狗也頭閣枕上其身舒布儼若人焉大惡之急擊而走是歲先大父繼捐館舍終天之痛連於半載信狗孽之不爽也

周岐鳳

天順間有周岐鳳者江陰人巧黠無比身兼百技蕩意方術神怪變幻眩駭耳目而恣爲不肖之務婦女多被污亂故時人畏而遠之旣死友人偶召箕周忽至運箕如飛頃刻數百言乃長詩也其詞曰銀河斜斜星斗橫銅壺漏滴將三更一天明月半輪小三山

路杳煙冥冥我在三山樂樽酒人間故人淹病久須
臾符命至三山勞我靈風速于走昨夜告神神不靈
我爲故人行不停靈方肘後我還有故人何處勞心
情追憶當年曾會面安亭風月常相見我心不樂人
不知欲赴金臺奏金殿誰知天數竟淪亡吁嗟不得
歸故鄉今宵良夜秉明燭又說生前真可傷長說留
連在雲屋諸公相親伴幽獨從容交處二十年可憐
嬉笑成悲哭秋官與我且淡交出帑何當贈棺木莫
豪壯氣死還存何事棲棲在思錄孤魂飄飄無所依

萬里山川人不歸夕陽芳草真春候忍聽杜宇花梢
啼翻思往昔塗崧日一時念錯言難出此是儂家太
不仁言悖出兮亦悖入如今往事且莫談水流花落
月當三巽殷二公非常客風流儒雅皆清酣雲間士
龍何足數崑岡片玉可爲伍一笑壇前失表儀未是
相從論今古月明如此良夜何作詩相贈君且歌君
歌我思不忍聽兩行清淚空滂沱漢明芸屋陶良玉
京都及今幾回祿宗範舉人喜無事爲我傳言與親
屬朗吟堂前夜欲闌丹方寫與期平安菊莊老人此

老病翻胃病實由胃寒枇杷葉兮白芷蔻紫蘇子兮
莫用謬良姜官桂用些須厚朴陳皮看功奏半夏枳
榔赤茯苓沉香丁皮皆用輕白芥藿香吐聖藥杵頭
糠兮尋至誠三片生姜兩枚棗切切分明向君道人
參乃是佐使者食前一服沉痾好土人顧公也是神
君有誠心莫負盟君心有誠祈必應縱然虛誕何須
評我欲歸兮笛三弄神仙假我通真洞題詩今夜是
何人江湖散人周岐鳳

龜異

溧陽沈秀才家嘗魚一鼈于腹中得一女身長二寸
許支骸毛髮纖悉具足裸處鼈腹中

沈繼南家犬

相城沈繼南名召啟南先生弟也秀粹而早夭其家
一犬頗異予嘗作異犬傳曰異犬者沈惟明家畜也
始惟明先人繼南甫之墓在家西數百步旣乃東遷
亟字圩去故隴四里許治塚時犬偶隨一往返塚成
犬數數宵失旦復家人怪之昏時相伺察犬見犬浮
河外而東卽尾覘之犬或走或游踰三四川逕奔塚

前跼候帖帖如慕焉者如是累年霜雨無變比四巡惟明惟明道犬事意欲使勿晦落呼至示予予故矚之筆記犬正黑色領足間白而長僅四尺先生又說此犬常隨繼南往太倉舟停時犬偶登岸比解維諸僕都忘覓犬至家方怒惜之少選犬亦來會乃陸行而歸也涇川至太倉且百十里犬又相行犬性亦靈矣

錢御史妾

錢山御史者在京師覓一妾奉侍惟謹錢甚嬖之既而令人往家中載母及妻來比至錢惟拜其母見妻

全不留目雖妻逼侍毋側或從妻身畔行過亦不少顧若無人焉者妻直以爲惑溺親寵放棄已耳亦不問之其妾出室必謹扃鑰室門畧不少懈弛居年餘錢一晝間入妾房偶忘扃鑰錢見妾床下有火光驚視之則一小燈檠高數寸上燃燈熒然而明其旁有水一盂縛一鼠床足置美食于器中飼鼠鼠甚肥臃水火正照臨其身特以布幕其兩目仍加鐵釘焉錢大駭亟滅火覆水殺鼠擲之廁姑未暇語人俄而達其妻驚曰娘子何自來汝許時在何處妻曰若佯不

知耶年餘何弗願也錢曰我何嘗見汝來妻乃告其
詳錢益驚曰吾目中並不見汝且已見吾母亦竟不
思有汝在何不同來今始悟耳乃知妾厭勝吾吾其
危哉立喚妾譴而黜之與妻歡好如初妾術當猶有
呪禁語惜當時不曾問得之

娼家厭術

厭勝之術在在有之其婦人在北方類多能此而娼
家爲甚近聞一事漫記之有少年郎狎一娼娼以其
美且富也利之百端趨奉惟恐失意郎惑甚留其家

已經歲雖他娼才貌兼勝者無能移也一日晝卧樓
窓下命娼往市魚爲午餐俄而見娼自携魚以入私
念彼何不使臺婢輩而必自持耶注意察之娼初不
知郎之察已也提魚逕入廁中郎益疑怪俯窓諦窺
之見娼貯魚于空溺器中而去求之又將一器物注
溺器中若水而色異亟下觀之乃月壺也便大惡恨
召與怒言作別竟不餐而行焉予按博物志有云月
布在戶婦人留連注謂以月布埋戶限下婦人入戶
卽自淹留不肯去則知斯言果可信且不特女可以

此留男男亦可以此係女也其來久矣又聞娼不接
其人則撮鹽入水火中其人便焦急而去

廣人冤死異

都憲孔公文說曩在廣時見兵官斬一卒卒臨刑固
稱冤兵官怒甚畧不顧第趣行刑斬訖其屍不仆忽
舉兩手捧其頭奔數步始仆

王生見神過

里後生王經年十三四時嘗薄暮倚門時秋宵澄迥
夜深月倍明經忽見雲端有四人皆露半體先後乘

雲而過其一道流仙客清妙一爲老髯一綠衣唐帽
一美姬也面目肢體歷歷分明經驚喚人視之已不
見矣經語人爲神仙過人因呼之爲王神仙云經後
復姓名曰張靈頗敏而多能從予游始知事文學久
之亦爲鄉士大夫所喜然大無行檢或有逢蒙之志
予不校之今亦死矣戊辰歲附記

雄雞生子

丁未歲姻族湯惟信家雄雞忽生一卵不知其何以
產也舊傳欲究此等事如前所載牡馬生駒等及宣

和賣菜男子事雖但爲妖異然竟不知其何以挽也
姑附記與知者辨之

鎖口法

巫師禁戒幻化左道之術每見于牘大抵北之秦晉
南之括信爲多先公仕晉藩每得之聞見或飲醋數
升或裸袒仰卧以巨石壓胸腹或煨石若鍾通紅而
銜之至如婦女小兒亦有能者客至婦以麥置磨中
剪紙爲驢運磨得麵旋復收驢入袖一婦方汲水過
客渴索漿旣勺與之客顧無人挑婦不知其有術也

婦笑留客宿客喜從之婦則不至而且視所騎驢已爲枷入石闌中矣項大闌小不知何術使入也客窘婦嬉笑于旁或教客謝過懇祈婦始復施術驢自出矣村兒放牧牛馬羊驢之類畧無兵杖以衛但散置郊原而從其外積砂土以指周旋畫一大圈畜處其中童亦酣睡沙間任有虎豹至此惟蹲躡環遶于外垂涎而已不能入圈也日暮開畫安然而歸若此之類皆以爲常不可勝紀後公致政歸過臨川小水里民王二漢亦頗能之因傳一方名鎖口法能禁一應

毒虫云凡遇虫來先將自所係裙兩角作一結次用
手中指畫地作十字兩脚踏地次誦呪云一二三四
五金木水火土盡法都來到鎖定毒虫口太上老君
急急如律令一炁七遍則虎狼蛇虺一應毒物皆自
然迴去不敢侵傷未知驗否

瞿生死爲狗

聞門瞿生者開館訓蒙頗有法儀節可觀然其人貌
脂濁喜譁浪語無厭旣死經年素所卧床家人置之
門屋下不以爲意其對門吳氏偶得一犬忽入瞿家

徑登床安枕而卧吳氏終日叱喝鞭撻逐歸暫歸乘隙復去已而日日如之人戲之曰豈瞿學究後身耶其家醜之鬻此床于南濠尉氏床旣去吳家犬亦不見明日有人來語吳曰君家犬昨日不在尉家門外乎蓋潛隨而往也尉氏初得犬不以爲意旣聞此語大惡之急復賣床于遠人甫成鬻犬亦逝矣

一產五孩

弘治元年山東某縣有民婦懷妊腹極大及娩乃得五兒其中一男四女形皆魁碩試稱之男五斤有

半女各減一斤通重二十三斤半